

T H E W I T C H E R

# 猎魔人

卷五

## 火之洗礼

WIEDŹMIN : CHRZEST OGNI

[波兰] 安德烈·斯帕克沃斯基 / 著  
乌兰 小龙 / 译

重庆出版社

T H E W I T C H E R

# 猎魔人



火之洗礼

WIEDŹMIN : CHRZEST OGNI A

[波兰] 安德烈·斯帕克沃斯基 / 著  
乌兰 小龙 /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CHRZEST OGNIA

Copyright © 1996 by Andrzej Sapkowski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gence de l'Est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版贸核渝字(2014)第31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猎魔人. 卷五, 火之洗礼 / (波) 安德烈·斯帕克沃斯基著; 乌兰, 小龙译.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6.12

书名原文: WIEDŹMIN; CHRZEST OGNIA

ISBN 978-7-229-11737-5

I. ①猎… II. ①安… ②小… ③乌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波兰-现代  
IV. ①I5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65361号

猎魔人 卷五: 火之洗礼

LIEMOREN JUANWU: HUO ZHI XILI

[波兰] 安德烈·斯帕克沃斯基 著 乌兰 小龙 译

联合统筹: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重庆史诗图书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 邹禾 骆思源 肖飒

特约编辑: 王伦航

责任校对: 刘艳

封面插图: NAVAR

装帧设计: 谢颖设计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1 字数: 270千

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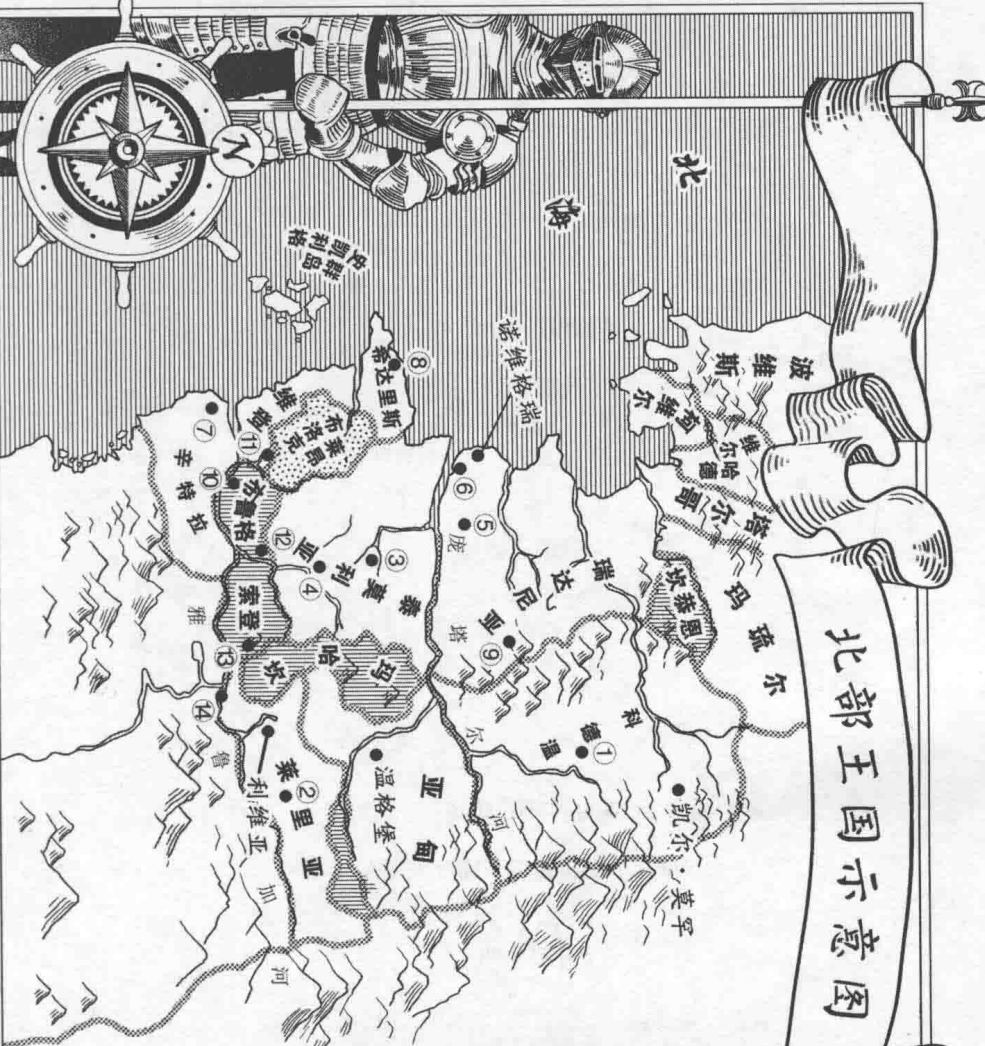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229-11737-5

定价: 3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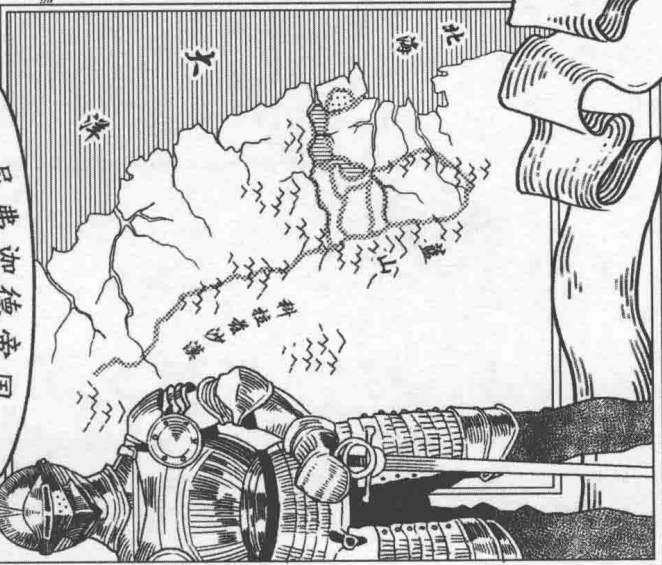
# 北部王国示意图



## 尼弗迦德帝国

★城市及故事发生地

- ① 阿德里·卡莱
- ② 阿莱里亚玛
- ③ 希德里根
- ④ 希德里根·特雷斯瀑布
- ⑤ 阿梅利亚
- ⑥ 伊格斯沼泽
- ⑦ 红码头
- ⑧ 希德里肯伯格
- ⑨ 希德里根
- ⑩ 希德里根·特雷斯瀑布
- ⑪ 阿梅利亚
- ⑫ 伊格斯沼泽
- ⑬ 伊格斯沼泽
- ⑭ 红码头



那占卜者随即对猎魔人道：“我要给你一条忠告：穿上铁靴，拿起铁杖。穿着你的铁靴走向世界尽头，用铁杖轻叩前路，让泪水落下。穿过火与水，切莫停步，切勿回头。待你的靴底磨穿，待你的铁杖磨短，待狂风与烈日令你双眼干涸，再也流不出一滴泪水，直到那时，也许你才能找到自己寻觅之物，在世界的尽头找到你所爱之物。但只是也许……”

于是猎魔人穿过火与水，一次也没有回头。但他既没穿铁靴，也没带铁杖。他只带着他的猎魔人之剑。

他没有听信那个占卜者的话。他理当如此，因她是个糟糕的预言者。

——《童话与民间故事》，佛罗伦斯·德兰诺伊著

## 第一章

树丛间传来鸟儿清脆的啁啾。

溪谷的山坡上，浓密缠绕的黑莓丛和伏牛花四处蔓生，真是筑巢和觅食的绝佳场所，难怪这里到处都是鸟儿。金翅雀高声啾鸣，朱顶雀和白喉莺叽叽喳喳，苍头燕雀不时发出悦耳的吱喳声。苍头燕雀的鸣叫代表雨水即将来临，米尔瓦一边想，一边抬头看向天空。天上一片云都没有。但苍头燕雀的叫声向来是雨水的先兆。我们也不介意来点儿小雨。

正对溪谷入口的位置是理想的狩猎场所，打到猎物的几率相当可观——尤其是在猎物充足的布洛克莱昂森林。控制大部分森林的树精很少打猎，敢踏足此地的人类更是少之又少。在这里，渴望兽肉与毛皮的猎人反而会沦为猎物。布洛克莱昂森林的树精对入侵者毫不留情。米尔瓦有过亲身体会。

的确，布洛克莱昂并不缺少猎物，但米尔瓦已在这片树丛等待了两个多钟头，视野里却没出现任何活物。她在移动时没办法打猎：干早已持续一月有余，林间地面铺满了干枯的灌木和树叶，每走一步都会发出沙沙和噼啪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有站定不动并隐匿行踪，才有可能打到猎物。

一只蛱蝶落在弓弧上。米尔瓦没有赶走它，而是看着它的翅膀一开一

合。她也看着弓身——自从不久前弄到这张弓，她就对它爱不释手。她是个天生的弓手，也热爱做工出色的弓箭，而她如今握着的，正是把万里挑一的好弓。

米尔瓦用过许多弓。初学射箭时，她用一把桦木和紫杉木做的弓，但很快就换成了精灵和树精常用的复合反曲弓。相比之下，精灵弓短小轻便，更易上手，层压结构的弓身和动物肌腱制成的弓弦令它比紫杉木弓“快”上许多。用精灵弓射出的箭速度更快，抛物线弧度更小，大大减少了被风吹偏的可能。而在所有弓里，最优秀的是泽法尔弓，它的弓身有四重弯曲——泽法尔是精灵语，来源于与其弓身形状相同的符文字母。有把泽法尔弓陪伴了米尔瓦好多年，她相信，不可能再有其他弓比它更出色。

但她终究还是遇到了一把。不用说，它也出现在希达里斯的海滨集市上。那个集市以货物古怪、稀有且种类繁多而闻名。为集市提供货源的水手来自世界各个角落，也就是轻帆船和大型横帆船能到达的所有地方。只要有时间，米尔瓦就会去那集市搜罗异国弓箭。正是在那儿，她买下了那张泽法尔良弓——此弓产自泽瑞坎，弓身用羚羊角加固，简直完美无缺。她本认为它会陪伴自己更长时间，但这想法只维持了一年。一年之后，在同一位商人的同一间摊位，她又发现了一位世间少有的美人儿。

那张弓来自极北地区，长六十二寸，用桃花心木制成，弓把的重量极其匀称。制作者用胶水将细纹木、煮过的肌腱和鲸骨交替黏合，组成了平坦的层压式弓臂。它的构造与其他复合弓截然不同，当然价格也很醒目——最初吸引米尔瓦的正是它的价码。但等她拿起弓，试着拉开弓弦后，便立刻毫不犹豫地付了钱。四百诺维格瑞克朗啊。当然，她不可能随身带着这么一笔巨款，于是她拿出了之前的泽瑞坎泽法尔弓、一捆黑貂皮、一枚精灵打造的精致小徽章，还有一条串着淡水珍珠、垂饰是个珊瑚浮雕的项链，以作交换。

但她不后悔。一点儿也不。这弓轻巧得难以置信，所以理所应当地格

外精准。尽管弓身不长，层压薄木和肌腱制成的弓臂却有惊人的后座力。丝与麻编成的弓弦在弧度完美的弓臂间伸展，仅仅二十四寸的拉伸便能产生五十五磅的力道。的确，有些弓能达到八十磅，但米尔瓦觉得，那么大的力道纯属浪费。她用这张弓射出的箭，仅在一次心跳间便能飞过两百尺的距离，力道足能贯穿百步开外的雄鹿，或是没穿铠甲的人。而米尔瓦很少猎杀比鹿更大的动物，更别提身穿厚甲的人类了。

蝴蝶飞走了，苍头燕雀仍在树丛间叽叽喳喳，而她的视野内还是没有任何猎物。米尔瓦靠向一棵松树，开始回忆，纯粹是为打发时间。

\* \* \* \* \*

她初遇那个猎魔人是在七月时分，大概在仙尼德岛事件和多尔·安格拉地区爆发战争的两周后。米尔瓦外出几天后回到了布洛克莱昂。她带着一支在泰莫利亚战败的松鼠党突击队，穿过了饱受战火摧残的亚甸王国。那些松鼠党本想加入多尔·布雷坦纳精灵煽动的叛乱，却以失败告终——要不是米尔瓦，他们多半已经死了。但他们遇见了她，于是来到布洛克莱昂森林寻求庇护。

她刚踏入布洛克莱昂森林，就听说艾格莱丝要她尽快赶去科尔·瑟莱。米尔瓦有些吃惊。艾格莱丝是布洛克莱昂医师的领袖，而深邃的科尔·瑟莱山谷内有不少温泉和洞窟，她们通常在那儿为别人进行治疗。

她听从了召唤。她本以为接受治疗的是个精灵，那人需要自己帮忙与所属的突击队取得联系。但等看到受伤的猎魔人，明白他想干什么之后，她简直怒不可遏。她跑出洞窟，长发在身后飘扬。她将所有愤怒都倾泻到艾格莱丝身上。

“他看到我了！他看到我的脸了！你知道这会给我带来多大危险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知道。”医师冷冷地回答，“那是猎魔人格温布雷德，布洛



克莱昂树精的朋友。他于十四天前的新月之夜来到这里，还要一段时间才能起身自由行动。他渴求外界的消息——他所爱之人的消息。只有你才能帮他。”

“外界的消息？你疯了吗，树精？你知道在这宁静的森林之外，整个世界都发生了什么？战火还在亚甸燃烧！布鲁格、泰莫利亚和瑞达尼亚陷入动乱，无数人遭到屠杀！那些煽动仙尼德岛叛乱的人——无论高低贵贱——都遭到追捕！到处都是密探和 an' givare——告密者。哪怕说错一个字，你都会被关进地牢，面对烧红的烙铁！而你却叫我四处打探，收集信息？你让我冒生命危险？为了谁？就为一个半死不活的猎魔人？你说他是我朋友？可我根本不认识他！他对我有什么重要的，值得我拿自己的生命冒险？你可真疯得够可以了，艾格莱丝！”

“如果你非要大喊大叫，”树精平静地说，“我们就去林子深处吧。他需要安静。”

米尔瓦不禁回过头，看向受伤的猎魔人所在的洞穴。英俊的高个子，她心想，体格瘦削却结实……他发色雪白，腹部像年轻人一样平坦：说明陪伴他的不是熏肉和啤酒，而是艰辛的时光……

“他当时在仙尼德岛上。”米尔瓦说。这不是问句。“他也是反叛者之一。”

“这我可不知道。”艾格莱丝耸耸肩，“我只知道他受了伤，需要帮助。此外的事我并不关心。”

米尔瓦很恼火。医师艾格莱丝向来以沉默寡言著称，但米尔瓦已经听过布洛克莱昂东部边界那些树精兴奋的描述，知道了十四天前那些事的细节——一阵魔法弧光闪过，一个红发女术士出现在布洛克莱昂森林，还带来一个伤者，后者断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。那人正是洞穴里的猎魔人，树精们称他“格温布雷德”，意思是“白狼”。

按照树精的说法，起初所有人都不知所措。身负重伤的猎魔人不时尖

叫着醒来，又在尖叫中晕厥过去。艾格莱丝为他草草包扎一番，女术士咒骂着哭了起来。但米尔瓦根本不信这些：有谁真见女术士哭过？然后杜恩·卡纳尔来了命令，由银色双眸的艾思娜——布洛克莱昂森林的女主人——直接下达。送走女术士，树精森林的统治者说，照料猎魔人。

她们果然是这么做的。米尔瓦亲眼看到他躺在洞里，那洞窟流淌着布洛克莱昂的神奇泉水。他受伤的肢体用木条固定，做了牵引，缠着厚厚一层羊皮和柯尼海拉藤——一种具有治疗功效的攀援植物——并敷上了织骨草的草皮。他的头发白得像牛奶。不寻常之处在于，他是清醒的；而缠着柯尼海拉藤的人通常只能躺在原地，让流经体内的魔力借着自己的嘴胡言乱语……

“好了吗？”医师的声音不带丝毫感情，打破了她的沉思，“你怎么打算的？想让我怎么告诉他？”

“叫他下地狱去。”米尔瓦厉声说道，正了正自己的腰带——那上面挂着沉重的钱袋和猎刀，“你也可以跟去，艾格莱丝。”

“随你。我又不能强迫你。”

“说得对。你不能。”

\* \* \* \* \*

她头也不回地走进森林，穿过稀疏的松树。她很生气。

米尔瓦知道七月第一个新月之夜发生在仙尼德岛的事件，因为松鼠党一直在谈论这事。巫师集会期间，岛上发生叛乱，巫师死伤惨重。接着，仿佛收到信号一般，尼弗迦德军队开始进攻亚甸和莱里亚，战火随之点燃。而在泰莫利亚、瑞达尼亚和科德温，松鼠党成了众矢之的。先是据说有支松鼠党突击队协助了仙尼德岛上的反叛巫师，然后又据说有个精灵——也可能是半精灵——用刀子捅死了瑞达尼亚国王维兹米尔。于是狂

怒的人类开始追捕松鼠党，意欲复仇。冲突全面展开，精灵血流成河……

哈，米尔瓦心想，也许牧师们没说错，世界末日和审判日真的近在眼前了！世界已化作火海，猎捕人类的除了精灵，还有其他人类。同类相争，手足相残……猎魔人也开始插手政治……还加入了叛党一方。猎魔人本该游历世界，杀死意图伤害人类的怪物才对！古往今来，没有哪个猎魔人会放任自己卷入政治阴谋与战争。对了，记得有个故事里讲一位蠢国王，说他用筛子打水，让野兔送信，还封了猎魔人作伯爵。可这儿真有位猎魔人参与了对抗诸王的叛乱，又来到布洛克莱昂森林逃避惩罚。也许世界末日真的来了！

“你好啊，玛利亚。”

她吃了一惊。倚着松木的娇小树精有着银色的眸子和头发。在杂乱斑驳的林墙映衬下，落日的余晖给她的头镶上了一道光环。米尔瓦单膝跪地，深深低下头。

“向您致意，艾思娜女士。”

布洛克莱昂的统治者将一把小巧的新月状金匕首插回树皮腰带。

“起来吧，”她说，“陪我走走。我想跟你谈谈。”

她们在阴暗的森林里走了很久——银发的娇小树精，亚麻色头发的高个子女孩，她们一直保持着沉默。

“你好久没来杜恩·卡纳尔了，玛利亚。”

“我没时间，艾思娜女士。从缎带河到杜恩·卡纳尔有很长一段路，而且我……您明白的。”

“我明白。你累了吗？”

“精灵需要我的帮助。说到底，帮助他们可是您的命令。”

“是我的请求。”

“没错。是您的请求。”

“我还有一个请求。”

“和我想的一样。是不是跟那个猎魔人有关？”

“帮帮他。”

米尔瓦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动作利落地折下高处的一枝金银花，在指间转了一圈，扔在地上。

“半年时间里，”她看着树精的银色双眸，轻声道，“我冒着生命危险带领精灵残存的部队来到布洛克莱昂森林……等他们恢复精力、伤势痊愈后，再带他们离开……这些还不够吗？我做得还不够多吗？每个新月之夜，我都会趁着夜色踏上林间小径。我开始害怕阳光，就像蝙蝠或猫头鹰……”

“没人比你更熟悉这些林间小径。”

“可我在森林里什么都打听不到。我听说那个猎魔人希望我去人类聚居的地方打探消息。而他是个叛徒，光是提到他的名字都会吸引 an' givare 的耳目。我必须在城市里隐匿行踪。万一有人认出我怎么办？记忆仍在，鲜血未干……而且是那么多血，艾思娜女士。”

“的确如此，”古老树精银色的双眸怪异而冰冷，眼神令人费解，“那么多血。”

“一旦他们认出我，会把我钉死在尖桩上。”

“你很谨慎。细心又警惕。”

“为了收集猎魔人要求的信息，我必须抛开警惕。我必须找人打听。而如今，好奇心是很危险的。如果他们抓住我……”

“你有你的门路。”

“他们会将我拷打至死，或把我关进德拉肯伯格的地牢……”

“可你欠我的。”

米尔瓦转过头，咬住嘴唇。

“我的确欠你的，”她苦涩地说，“我没忘。”

米尔瓦眯起眼睛，同时紧咬牙关，表情开始扭曲。记忆在脑海中浮

现，她又看到了那个夜晚的惨白月光。她想起脚踝的痛楚，想起套住自己脚踝的绳圈，还有扭伤的关节。她又听到那棵树突然伸直时，树叶发出的飒飒声……还有自己的尖叫和呻吟；她想起自己绝望、疯狂而又惊恐的挣扎，以及意识到自己无法挣脱时那阵传遍全身的恐惧……叫喊，恐惧，绳索的嘎吱声，摇曳的影子；颠倒的大地，颠倒的天空，颠倒的树木，一切都摇晃不止。痛楚。血液冲击着额角……

黎明到来时，树精们在旁边围成一圈……银铃般的笑声仿佛从远处传来……提线木偶！摇啊，摇啊，小木偶，脑袋朝下脚朝天……还有她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喊。然后是一片黑暗。

“的确，我欠你的。”她透过齿缝吐出几个字，“的确，我这条命是你给的。看来只要我还活一天，就永远还不清这笔债。”

“每个人都欠着类似的债。”艾思娜答道，“这就是人生，玛利亚·巴林。债务，责任，感激，报答……为某个人做某件事。或许，其实是我们自己？因为事实上，我们还债的对象归根结底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每当我们欠下什么，就必须向自己还清。我们同时是债务人和债权人，重要的是我们内心那笔账能否算清。自从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就被赋予了生命，从那时起，我们偿付债务的行为就没能停止。向我们自己。为我们自己。为了那笔账能最终算清。”

“艾思娜女士，你很重视那个人类吗？我是说……那个猎魔人？”

“对，尽管他并不知情。回到科尔·瑟莱去吧，玛利亚·巴林。回到他身边。满足他的要求。”

\* \* \* \* \*

溪谷里的灌木丛发出嘎吱的响声，一根小树枝折断了。一只喜鹊发出愤怒而吵闹的喳喳声，几只苍头燕雀飞了起来，亮出白色的翅膀和尾羽。

米尔瓦屏住呼吸。终于来了。

“喳喳——喳喳。”喜鹊叫道，“喳喳——喳喳——喳喳。”又断了一根小树枝。

米尔瓦正了正左前臂上那条陈旧但光滑的皮革护腕，从绑在大腿上的扁平箭袋里抽出一支箭。她习惯性地检查了一番箭头和箭翎。箭杆是她在那集市上买来的——基本上，每十二根里只有一根能入她的法眼——箭翎则是她亲手装的。市面上的成品箭支，箭翎往往太短，且直接贴在箭杆两侧。但米尔瓦只用箭翎呈螺旋状排列的箭，而且箭翎本身从来不会短于五寸。

她搭箭上弦，面对溪谷入口，盯着林木间结满红色果实的绿色伏牛花丛。

那些苍头燕雀没飞多远，鸣啾声再次响起。来吧，小家伙，米尔瓦一边想着，一边抬起弓身，挽开弓弦。来吧。我准备好了。

但那矮鹿却沿着溪谷一路往前，走向与流入缎带河的小溪相连的沼泽与泉水。另一头小公鹿走出溪谷。它的体格相当不错，重量——据她估算——将近四石。它抬起头，竖起耳朵，转身走向灌木丛，小口吃起了树叶。

它背对着她，想要射中简直轻而易举。要不是有根树干遮蔽了一部分目标，米尔瓦早就不假思索地放箭了。即便她瞄准它的腹部，箭尖也能刺穿心脏、肝脏或肺部。要是射中它的臀部，也能切断某根动脉，让那头鹿很快倒下。她等待着，弓弦没有丝毫放松。

公鹿再次抬起头，从树干后方走出，却又突然转过身。米尔瓦保持挽弓的姿势，低声咒骂一句。角度很不理想，她的箭可能无法射中公鹿的肺，而是刺进胃部。她屏住呼吸，等待着。弓弦贴在嘴角，她尝到了微微的咸味。这是她的弓最重要，也最有价值的优点之一：如果这张弓再重些，或是做工更差些，她光是长时间保持挽弓的姿势就很费力了，射出的

箭多半也会失准。

幸运的是，公鹿垂下头，开始吃苔藓间伸出的几株青草，身体也侧了过来。米尔瓦平静地呼出一口气，瞄准它的胸口，缓缓放开捏着弓弦的手指。

但她没能听到预期的肋骨折断声。因为公鹿骤然跃起，甩开蹄子，逃之夭夭，身后留下一阵干树枝折断的噼啪声和树叶掀起的沙沙声。

米尔瓦呆立了好几个心跳的时间，身子一动不动，活像一尊森林女神的大理石雕像。直到所有响声都渐渐平息，她才挪开举在脸旁的手，垂下弓。她暗暗记下那头野兽逃跑的路线，然后平静地坐下，背靠树干。她是个经验丰富的猎手，自小就在领主的森林里偷猎。她十一岁就打到第一头鹿，十四岁生日那天还猎到一头十四分叉的公鹿<sup>①</sup>——这真是个令人惊喜的巧合。根据过去的经验，她知道自己不该去追中箭的猎物。如果她射得够准，那头公鹿不出两百步就会倒下；假如她的箭偏离了目标——虽然她并没真正考虑过这种可能性——匆忙追赶只会雪上加霜。在最初的狂奔过后，受了重伤但并不惊慌的野兽会放慢脚步；但遭到惊吓和追赶的猎物却会以惊人的速度狂奔，翻山越岭，直到逃出足够远才会停下。

也就是说，她至少有半个钟头的时间。她拔下一片草叶，咬在牙齿之间，再次陷入沉思，记忆也随之再次浮现。

\* \* \* \* \*

十二天后，她回到布洛克莱昂森林，猎魔人已能起身走动了。他步履蹒跚，走路时略微拖着一条腿，但的确能走路了。米尔瓦并不吃惊——她相信这座森林的泉水和柯尼海拉藤的神奇疗效。她相信艾格莱丝的医术，

---

①狩猎术语，指公鹿的双角上共有十四个分叉。

还曾数次见证受伤的树精以惊人的速度康复。至于猎魔人拥有超凡抵抗力与忍耐力的传闻，显然也并非完全的虚构。

回到布洛克莱昂森林，她却没直接去科尔·瑟莱，尽管树精们暗示她，格温布雷德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她余怒未消，所以故意拖延时间，希望借此理清自己的思路。她护送松鼠党返回了营地。她事无巨细地讲述路上的事，并提醒树精们，人类打算封锁缎带河方向的森林边境。直到她们第三次催促，米尔瓦才洗了澡，换身衣服，去了猎魔人那里。

他在林间空地边缘的几棵雪松下等她。他来回踱步，不时蹲下身子，然后猛然跃起。艾格莱丝显然嘱咐过他，要他多加锻炼。

“有什么消息？”打过招呼后，猎魔人立刻问道。他语气冰冷，但这骗不了她。

“战争似乎要结束了，”她耸耸肩，“听说尼弗迦德人已经摧毁了莱里亚和亚甸的军队。维登已经投降，泰莫利亚国王也和尼弗迦德皇帝达成了协议。百花之谷的精灵建立了自己的王国，但泰莫利亚和瑞达尼亚的松鼠党并没有加入他们。他们还在战斗……”

“我想问的不是这些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装出吃惊的样子，“哦，我懂了。好吧，按你的要求，我顺道去了趟多里安，虽然这样我得绕很远的路，而现在每条大路都很危险……”

她顿了顿，伸了个懒腰。这次他没开口催促。

“那位柯德林格，”她再次开口道，“你要我拜访的人，是你朋友？”

猎魔人的表情毫无变化，但米尔瓦知道，他已经明白了。

“不。不是。”

“那就好，”她轻松地续道，“因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他跟他的房子一起被烧成了灰，残存下来的只有烟囱和半堵正墙。多里安城里谣言四起：有人说柯德林格沾染了黑魔法，跟魔鬼立下契约，于是魔鬼用火焰吞



噬了他。还有人说他像平时一样，插手了不该插手的事，结果惹恼了某些人，因此被杀，对方为消灭证据，把屋子烧了个精光。你的看法呢？”

她没得到回答，也没在猎魔人苍白的脸上看到任何表情。于是她继续说下去，语气仍旧恶毒而傲慢。

“有趣的是，那场大火发生在七月的第一个新月之夜，与仙尼德岛骚乱恰好是同一晚。就像是有人猜到柯德林格知道某些内情，希望他彻底闭嘴。你怎么看？哦，我知道，你什么都不会说。你想保持沉默，那就让我告诉你吧：你的做法很危险，这些打探和询问也一样。也许有人希望除柯德林格之外的人也能永远闭嘴。这就是我的看法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才答道，“请原谅我。我让你身处险境了。这么危险的工作不适合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不适合女人？”她说着，猛地转过头去，将尚未干透的长发从肩头甩开，“这就是你想说的？突然又开始扮演绅士了？我也许是没法站着撒尿，但我外套的衬里是狼皮，不是兔毛！你根本不了解我，所以别以为我是胆小鬼！”

“我了解你，”他用镇定的语气轻声回答，对她愤怒的语调和抬高的嗓门全无反应，“你是米尔瓦。你带领松鼠党来布洛克莱昂避难，让他们免于被俘。我欣赏你的勇气。但我鲁莽又自私地让你为我涉险……”

“你真是个傻瓜！”她语气尖锐地打断他，“与其担心我，倒不如担心你自己。担心担心那个小女孩吧！”

她轻蔑地笑了笑。因为这一次，他的脸色变了。她故意沉默下来，等待他的追问。

“你都知道些什么？”他终于开口，“又是从谁口中听说的？”

“你有你的柯德林格，”她哼了一声，骄傲地抬起头，“我也有我的联络人。都是耳聪目明之人。”

“告诉我吧，米尔瓦。拜托。”